

增

在風

山賦

彷徨

新刊

朝華夕拾

時事新編

華蓋集

華蓋集續編

而已集

三國集

二心集

南腔北調集

偽自由書

雜風月談

花邊又子

古今雜文

古今雜文二集

古今雜文末編

集外集

集外集拾遺

集外集拾遺補編

中國小說史略

漢文學史綱要

古籍序跋集

譯文序跋集

兩地書

魯迅書信

魯迅日記

# 花边文学

鲁迅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边文学/鲁迅 著. - 2 版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6

ISBN 7-02-005525-7

I. 花… II. 鲁… III. 鲁迅杂文-选集  
IV.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4226 号

责任编辑:郭 娟

装帧设计:翁 涌

责任印制:李 博

花 边 文 学

Hua Bian Wen Xue

鲁 迅 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3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 插页 3

198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

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-8000

ISBN 7-02-005525-7

定价 11.00 元

本书收作者 1934 年 1 月至 11 月间所作杂文六十一篇,1936 年 6 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。同年 8 月再版。作者生前共印行二版次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|---|
| 序言 ..... | 1 |
|----------|---|

## 一九三四年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未来的光荣 .....     | 7  |
| 女人未必多说谎 .....   | 10 |
| 批评家的批评家 .....   | 13 |
| 漫骂 .....        | 15 |
| 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 ..... | 17 |
| 北人与南人 .....     | 20 |
| 《如此广州》读后感 ..... | 24 |
| 过年 .....        | 27 |
| 运命 .....        | 29 |
| 大小骗 .....       | 32 |
| “小童挡驾” .....    | 34 |
| 古人并不纯厚 .....    | 37 |
| 法会和歌剧 .....     | 40 |
| 洋服的没落 .....     | 43 |
| 朋友 .....        | 46 |
| 清明时节 .....      | 48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小品文的生机 .....           | 52  |
| 刀“式”辩 .....            | 55  |
| 化名新法 .....             | 57  |
| 读几本书 .....             | 60  |
| 一思而行 .....             | 64  |
| 推己及人 .....             | 67  |
| 偶感 .....               | 70  |
| 论秦理斋夫人事 .....          | 73  |
| “.....”“□□□□”论补 .....  | 76  |
| 谁在没落? .....            | 79  |
| 倒提 .....               | 82  |
| 【附录】:论“花边文学”(林默) ..... | 83  |
| 玩具 .....               | 88  |
| 零食 .....               | 90  |
| “此生或彼生” .....          | 92  |
| 正是时候 .....             | 94  |
| 论重译 .....              | 96  |
| 再论重译 .....             | 99  |
| “彻底”的底子 .....          | 102 |
| 知了世界 .....             | 104 |
| 算账 .....               | 107 |
| 水性 .....               | 110 |
| 玩笑只当它玩笑(上) .....       | 112 |
| 【附录】: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.....   | 114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【同上】:康伯度答文公直 ..... | 115 |
| 玩笑只当它玩笑(下) .....   | 118 |
| 做文章 .....          | 121 |
| 看书琐记 .....         | 124 |
| 看书琐记(二) .....      | 127 |
| 趋时和复古 .....        | 129 |
| 安贫乐道法 .....        | 133 |
| 奇怪 .....           | 136 |
| 奇怪(二) .....        | 139 |
| 迎神和咬人 .....        | 141 |
| 看书琐记(三) .....      | 144 |
| “大雪纷飞” .....       | 146 |
| 汉字和拉丁化 .....       | 149 |
| “莎士比亚” .....       | 153 |
| 商贾的批评 .....        | 156 |
| 中秋二愿 .....         | 159 |
| 考场三丑 .....         | 163 |
| 又是“莎士比亚” .....     | 165 |
| 点句的难 .....         | 168 |
| 奇怪(三) .....        | 171 |
|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(上) .....  | 174 |
|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(下) .....  | 177 |
| 骂杀与捧杀 .....        | 180 |
| 读书忌 .....          | 183 |

## 序 言

我的常常写些短评，确是从投稿于《申报》的《自由谈》<sup>〔1〕</sup>上开头的；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，就有了《伪自由书》和《准风月谈》两本。后来编辑者黎烈文<sup>〔2〕</sup>先生真被挤轧得苦，到第二年，终于被挤出了，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，但为了赌气，却还是改些作法，换些笔名，托人抄写了去投稿，新任者<sup>〔3〕</sup>不能细辨，依然常常登了出来。一面又扩大了范围，给《中华日报》的副刊《动向》<sup>〔4〕</sup>，小品文半月刊《太白》<sup>〔5〕</sup>之类，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。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，就是这一本《花边文学》。

这一个名称，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<sup>〔6〕</sup>，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。那立意非常巧妙：一，因为这类短评，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，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；二，因为“花边”<sup>〔7〕</sup>也是银元的别名，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，其实并无足取。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，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，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，我在替西洋人辩护，所以是“买办”。那文章就附在《倒提》之下，这里不必多说。此外，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。只为了一篇《玩笑只当它玩笑》，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<sup>〔8〕</sup>先生的来信，笔伐的更严重了，说我是“汉奸”，现



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。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，躲躲闪闪的攻击，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，这里都不转载了。

“花边文学”可也真不行。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，今年是为了《闲话皇帝》事件<sup>[9]</sup>，官家的书报检查处<sup>[10]</sup>忽然不知所往，还革掉七位检查官，日报上被删之处，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（术语谓之“开天窗”）了。但那时可真厉害，这么说不可以，那么说又不成功，而且删掉的地方，还不许留下空隙，要接起来，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，不知所云的责任。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，能够苟延残喘，和读者相见的，那么，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？

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。一个朋友说：现在的文章，是不会有骨气的了，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，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，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，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，剩下来还有什么呢？我说：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，否则，连“剩下来”的也不剩。所以，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，有被抽四次的可能，——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<sup>[11]</sup>么，幸而他们是宋明人，如果活在现在，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。

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，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。我生于清朝，原是奴隶出身，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，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，然而他们不经世故，偶尔“忘其所以”也就大碰其钉子。我的投稿，目的是在发表的，当然不给它见得骨气，所以被“花边”所装饰者，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，而且奇怪，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。

一年之中,只有三篇,现在补全,仍用黑点为记。我看《论秦理斋夫人事》的末尾,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,别的两篇,却是检查官删的: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。

今年一年中,我所投稿的《自由谈》和《动向》,都停刊了;《太白》也不出了。我曾经想过:凡是我寄文稿的,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,假使接连不断,它就总归活不久。于是从今年起,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,因为对于同人,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,对于自己,是不愿做开路的傻子,对于刊物,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。所以有人要我投稿,我特别敷衍推宕,非“摆架子”也,是带些好意——然而有时也是恶意——的“世故”: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。

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,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“保护正当舆论”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<sup>[12]</sup>。要过年了,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。然而,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,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:是北五省的自治<sup>[13]</sup>。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“保护正当舆论”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:是东三省的沦亡。不过这一次,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。然而,倘使万一不幸,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“花边文学”一样的时代,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……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,鲁迅记。

\* \* \*

〔1〕《申报》的《自由谈》《申报》,旧中国出版时间最久的日报。1872年4月30日(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)由英商在上海创办,

1909年为买办席裕福所收买,1912年转让给史量才,次年由史接办。九一八事变以后,曾反映民众抗日要求。1934年11月史量才遭国民党暗杀后,该报重趋保守。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时停刊。《自由谈》是该报副刊之一,始办于1911年8月24日,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,1932年12月起,一度革新内容,常刊载进步作家写的杂文、短评。1935年10月31日后,《自由谈》一度停刊。

〔2〕 黎烈文(1904—1972) 湖南湘潭人,翻译家。1932年12月起任《申报·自由谈》编辑,1934年5月去职。

〔3〕 新任者 指继黎烈文后主编《申报·自由谈》的张梓生(1892—1967),浙江绍兴人,与鲁迅相识。

〔4〕 《中华日报》 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办的报纸,1932年4月11日在上海创刊。《动向》,该报副刊之一,1934年4月11日始办,聂绀弩主编,常发表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,同年12月18日停刊。

〔5〕 《太白》 小品文半月刊,陈望道编辑,上海生活书店发行。1934年9月20日创刊,1935年9月5日停刊。

〔6〕 青年战友 指廖沫沙(1907—1990),湖南长沙人,左翼作家联盟成员。曾以林默等笔名写文章。参看本书《倒提》一文的附录。

〔7〕 “花边” 旧时银元边缘铸有花纹,因此有“花边”的俗称。

〔8〕 文公直(1898—?) 江西萍乡人,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。后从事武侠小说写作。

〔9〕 《闲话皇帝》事件 1935年5月,上海《新生》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(艾寒松)的《闲话皇帝》一文,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,涉及日本天皇,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“侮辱天皇,妨害邦交”为名提出抗议。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,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,将《新生》周刊查封,由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。这件事也被称为《新生》事件。

〔10〕 书报检查处 即“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”，1934年6月6日在上海设立。《新生》事件发生后，国民党以“失责”为由，于1935年7月8日将该会检查官项德言（中宣会文艺科总干事）等七人撤职。

〔11〕 文天祥（1236—1283） 吉州吉水（今属江西）人，南宋大臣。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。他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，兵败被俘，坚贞不屈，后被杀。方孝孺（1357—1402），浙江宁海人，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。建文四年（1402），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，自立为帝，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，他坚决不从，遂遭杀害，被夷十族（他的学生也被算作一族）。

〔12〕 新闻记者的“保护正当舆论”的请愿 1935年底，北平、天津、南京、上海等地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，要求“开放舆论”，“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，政府必当予以保障”；同年12月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“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”的决议。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，指1935年底，北平、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，纷纷举行集会，发表宣言，提出“保障集会、结社、言论、出版的绝对自由”的要求。

〔13〕 北五省的自治 1935年11月，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并吞我国华北的目的，策动汉奸殷汝耕（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）等进行所谓“华北五省自治运动”，并于25日在通县成立“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”，宣布脱离国民政府。北五省指当时的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察哈尔（省会张家口）、绥远（省会归绥，即今呼和浩特）。



一九三四年

## 未来的光荣<sup>[1]</sup>

张承祿

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，一到中国，总惹出一点小乱子。前有萧伯纳<sup>[2]</sup>，后有德哥派拉<sup>[3]</sup>；只有伐扬古久列<sup>[4]</sup>，大家不愿提，或者不能提。

德哥派拉不谈政治，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，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，又挣得“外国文氓”<sup>[5]</sup>的恶谥，让我们的论客，在这里议论纷纷。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。

鼻子生得平而小，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，那是没有法子的，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，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。侦探片子演厌了，爱情片子烂熟了，战争片子看腻了，滑稽片子无聊了，于是乎有《人猿泰山》，有《兽林怪人》，有《斐洲探险》等等，要野兽和野蛮登场。然而在蛮地中，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。如果我们也还爱看，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，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，“性”之于市侩，是很要紧的。

文学在西欧，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；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，也得找寻些奇特的(grotesque)，色情的(erotic)东西，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，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，目的倒并不在地

主的打拱或请酒。然而倘遇呆问,则以笑话了之,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,他也不必知道。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。

但中国人,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,是要和各种所谓“土人”一同登场的,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——中国,南洋,南美。英,德之类太平常了。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,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,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。

一月八日。

\* \* \*

〔1〕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月11日上海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。

〔2〕 萧伯纳(G. B. Shaw, 1856—1950) 英国剧作家、批评家,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。1933年2月来中国旅行时,新闻界颇多报道和评论,有人曾攻击他“宣传共产”。

〔3〕 德哥派拉(M. Dekobra, 1885—1973) 法国小说家、记者。1933年11月来中国旅行。鲁迅在1933年12月28日致王志之信中说:德哥派拉“盖法国礼拜六派,油头滑脑,其到中国来,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。”

〔4〕 伐扬古久列(P. Vaillant-Couturier, 1892—1937) 通译伐扬一古久里,法国作家、社会活动家。曾任法共中央委员、法共中央机关报《人道报》主笔。1933年9月,他曾来上海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东会议。

〔5〕 “外国文氓” 德哥派拉于1933年11月29日在上海参加中法文艺界、报界茶话会时,中国新闻记者曾问他“对日本侵略中国之

感想如何”，他回答说：“此问题过于严重，非小说家所可谈到。”又请他谈“对中国之感想”，他回答说：“来华后最使我注意的，（一）是中国菜很好，（二）是中国女子很美。”后来他从南京到北平，一路受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文人们的迎送，都是以这类话应付。当时曾有人在报上发表谈话说：“德氏来平，并未谈及文学，仅讥笑中国女子，中国女子认为德氏系一文氓而已。”（见 1933 年 12 月 11 日《申报·北平特讯》）



## 女人未必多说谎<sup>[1]</sup>

赵令仪

侍桁<sup>[2]</sup>先生在《谈说谎》里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，那举证的事实，是：“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。”

那并不一定是谎话，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。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，不过却也并无实证，也没有统计。叔本华<sup>[3]</sup>先生痛骂女人，他死后，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；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<sup>[4]</sup>，我忘记了他的姓氏，做了一大本书，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，然而他后来自杀了。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。

我想，与其说“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”，不如说“女人被人指为‘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’的时候来得多”，但是，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。

譬如罢，关于杨妃<sup>[5]</sup>，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，玄宗逍遥事外，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，敢说“不闻夏殷衰，中自诛褒姒”<sup>[6]</sup>的有几个。就是姒己，褒姒，也还不是一样的事？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，真是太长远了。

今年是“妇女国货年”<sup>[7]</sup>，振兴国货，也从妇女始。不久，是就要挨骂的，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，然而一提倡，一